

老师们，同学们：

大家好！

感谢大家今天愿意坐在这里，听我讲讲这几年在国关的一点感受。

我的生活如何跟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与选择发生关联呢？那些从我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踏足的国家传来的消息，在那里发生的战争，对我而言有什么意义吗？五年前的我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甚至担忧，进入国际关系学院的。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“国际关系史（上）”的考试前夕——那些我如何努力也抓不住的事件与国名、不断变换的利益联盟、繁杂的条约与协定仿佛是来自博物馆的展览品，以至于在考试结束许久之后，我唯一记住的就是袁明老师好听的声音，以及，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，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裹挟其中的、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和平。所有这一切，对于我而言都像是重复千百遍也听不懂的谜题。即便我清楚地知道，今天的世界正是在这些谜题中一路走来的。

今天，这些谜题仍旧是谜题，但它们的模样似乎更清晰了些。四年的国关学习引导我们去关注具体的政治知识，正是这些知识将学术研究与最鲜活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了一起。从欧洲、东亚到拉丁美洲，从英国、俄罗斯到日本，渊博的老师们将他们的学术关切贯彻为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、历史与现实的最细节的讲述。来自四面八方的、依附于独特生活方式的焦虑与关切一同来到我们面前，任何一种都无法抹去他者存在的意义——甚至当它们被暴力压制到失语时也是如此。这些讲述为我们拼成了整个世界的图景，也培养起了真正的宽容精神。独属于国关人的宽容，并不是居高临下的“同情地理解”，也不是自我中心式的冷漠，而是一种独特的“理智诚实”。我们一方面为诸种生活方式并存的世界感到发自内心的惊叹，另一方面也认清了每一个国家保卫自身的决心。这些处于永恒冲突中的“决心”既是救赎之路，也是毁灭之路。在各个地理区域逐步连为“一个世界”的过程中，和平有减无增，我们看到只是战争一轮又一轮地出现。国际关系学最惊人之处，恰恰在于，在经历过不断重复的绝境之后，仍然对人类的改善抱有希望，坚持不懈地寻找“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”。

当然，“宽容”本身并不仅仅改变着我们观看世界的态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在潜移默化之中扩展着我们的生命。在《爱弥儿》中，卢梭曾让自己的学生通过环游世界来学习公民科学。游历可以促使一个人的天性按它的倾向发展，以致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好人或坏人。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，在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他今后一生都永远是那个样子。国关让我们在学术讨论中感受来自全世界的、生命的搏动，也给我们提供了实地交流的机会。他人为自身生活所做的辩护将促使我们拷问自己的信念，交流的过程亦是冲破偏

见的道路。我们每一个人则在看遍世界的过程中，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选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国关既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，也培养了我们选择的能力。它不预设理想，只是让我们去发现理想。

其实，在进入国际关系学院之前，我从未想过，20岁的青年竟然能将自己的生活选择建立在对整个世界的关切之上。仅仅四年之后，每一个国关人却用他们饱满而生动的模样将这个事实摆在我的面前。他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、自我实现的道路，将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向无数令人炫目的方向开掘，但都将国际关系学的视野变成自己的视野，而将国际关系的问题化为自身生存处境的一部分。那就是，自己不仅仅是国家的一员，更生活在这个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种种变故甚至灾难的世界中。冲突本身，恰恰是丰富，是多元，也是人的力量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个国关人都成为了“爱国关天下”的个体。在我看来，这一训言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既要爱国，又要关心那些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变动，而是说：在这样一个国与国紧密相联的世界中，只有以“关天下”的方式，才能更好地爱自己的国家，爱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只有让世界进入自己的心中，我们才能将这个漂浮着的信念落地生根，并且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坚定地表示：我的国家，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“那一个”。